

般若波羅蜜多心經

第一講

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

講於新加坡 Orchid Country Club

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

好，我們今晚開始講《心經》。首先介紹《心經》的翻譯者，大家都知道，鼎鼎大名的玄奘法師，那他是哪裡人呢？就是中國河南省偃師縣人，俗家姓陳，父親的名字叫陳慧，曾經做過江陵令，就知道他父親是當官的。他有兄弟四個人，玄奘是最小的兒子，他的俗名叫作陳禕。

玄奘法師從小就跟其他的小孩子不一樣，像其他的小孩子可能看的就是漫畫、武俠小說、還是什麼，可是玄奘法師他不是雅正的典籍不看，「雅正」就是典雅的「雅」，所以他讀的肯定就是四書五經、經史子集之類的。因為從小你所接觸的那些資訊，它會影響你一生一世，所以從小看雅正的典籍，就培養他將來的一番的大作為，其實是從小就可以培養出來的。那除了宿昔所追，就是宿世善根深厚這個原因之外，還有後天的培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那還有呢，不是賢聖的風範不學習，所以他學習的對象一定是古聖先賢，那看的書或者是了解的內容可能是高僧傳，高僧大德的傳記。那現在小朋友都是追星族，或是崇拜偶像，所以他對他偶像的生平故事都非常的熟悉，可是什麼高僧傳，哪一個高僧大德的傳記、生平故事，就是一概都不了解。所以從小接觸的，你所模仿的對象，或者是你所想要見賢思齊的這樣的一個對象，對一個小朋友來講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就是從小他所崇拜的是英雄人物，還是水滸傳裡面的哪一個誰啊，還是什麼，也會影響到他將來的前途。

還有呢，玄奘法師他也不結私營黨。就是小朋友喜歡搞幫派，或者是喜歡結社，或者是搞小圈圈，可是玄奘法師都不結私營黨。表示說他從小就有自己獨立的思考，自己人生的模仿的、見賢思齊的對象。或者是他的思想或者是哲理，他其實是從他從小所接觸的這些，所讀的書，還有希望能夠達成的志願或者是目標，都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，從小就是這樣，跟一般的小孩

子不太一樣。我們看很多偉人或者是哲學家或者是宗教家，他其實從小就會跟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樣，所以從小就可以看出來。

好，那他的父親不但是一個愛民如子的好官，也是精通儒術的學者，就知道他的家庭教育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的思想。那他的父親棄官歸隱家鄉之後，他就在家裡教導他四個小孩子讀書，所以玄奘法師他也是從小，讓他父親一手培養長大的。

在玄奘八歲的時候，父親有一天教他讀《孝經》，就講到曾子避席這一段《孝經》的故事。他突然就離開座位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然後就很恭敬的站在一旁，那他的父親就問說：「你怎麼站起來了？」玄奘法師他就說：「在過去曾子聽老師講《孝經》，就懂得避席而起，那現在兒子聽父親慈悲的教導，又怎麼能夠坐在這裡呢？」所以他很恭敬的站起來，就是表示他心裡面對《孝經》的一種恭敬心。所以他父親聽完之後，就知道這個兒子也跟其他三個兒子不太一樣，於是就特別的悉心教導他。

可是很可惜的，在玄奘法師十歲的時候，他父親就離世了。那玄奘法師一時之間失去了依靠，那怎麼辦呢？所以他就到洛陽的淨土寺，去找他的兄長，是捷法師，快捷的捷，捷法師，開始就學習經典。所以玄奘是在十歲的時候，開始接觸佛法的經典。

到了十三歲的時候，當時的隋煬帝，當時的皇帝是隋煬帝，下令度僧，有好幾百人參加考試，但是只錄取二十七名，就是錄取率算很低的。玄奘當然也很想出家，可是他年齡還太小，才十三歲，還沒辦法參加考試，可是他又好想進去考試，怎麼辦呢？他就捨不得離開，在那個考場外面走來走去，走去又走來，一直徘徊，捨不得離開，終於引起了考試官的注意。

當時的考試官叫作鄭善果，他就非常好奇的問玄奘說：「你在這裡來來去去的徘徊，是不是也想出家？」玄奘法師他就回答說：「是的，但是我因為年齡太小，沒有辦法參加考試。」鄭善果就進一步的問說：「你為什麼會想出家呢？那你出家的志願又是什麼呢？」玄奘法師就回答說：「我想要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法。」這個意思就是說：我出家的志願，就遠的來說，是想紹隆佛種，立志成佛。那近的來說，是想讓佛遺留下來的佛法，發揚光大。你看年紀這麼小，才十三歲，就想到遠的、近的，可見他一定是過來人。

那鄭善果聽了以後，就覺得這個小孩子真的是不同凡響，就破例讓他出

家。然後事後也跟他的同事說：靠後天的努力，成就是很容易的，但是更難得的是過去世所栽培的善根，這個是後天再怎麼努力都沒有辦法達到的。所以他說若是度他出家，將來必定成為佛門中的大器。所以鄭善果他都看出來了，這個小孩子不一樣，他一定是宿世善根深厚。

玄奘出家了以後，就一心一意的學習佛法。當時長安有兩位佛學權威，都是玄奘的老師，一位叫作法常，他是擅於研究《攝大乘論》而聞名，另一個是僧辯，以精通《俱舍論》見稱。這兩部論我們讀唯識的都知道，它是唯識一定要研究的經論。那這兩位大德都曾經當面稱讚過玄奘，他們怎麼稱讚呢？就是說：你可說是佛門中的千里馬，再不久就會超過我們，只可惜我們看不到了。他兩位老師是這樣子當面稱讚他，是佛門中的千里馬，很快就超過我們，但是我們應該是年紀大了，看不到了。

那另外有一名僧基法師，也常常說，他說：我在講壇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見過像他悟性這麼高的少年。還有相州慧休法師，也曾經對人這樣讚歎過玄奘法師，他說：這真是世界上稀有難得的僧人，就是出家人，世界上稀有難得的出家人。所以我們看，玄奘法師他在青年的時代，也是獲得這麼多的讚美還有賞識，可見他真的是與眾不同的再來人。從小就可以看出端倪，然後成長的過程，青少年時代也都是表現的不同。

玄奘在國內到處求法，所學的經論已經重複好幾遍，當時在中國所有的經論他全部都學習過，而且重複學習很多遍。特別是對真諦三藏傳來的《攝論》和《俱舍》，有更多的心得。特別有心得的就是《攝大乘論》，還有《俱舍論》。

那他有的時候也在各處弘法，所以已經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弘法師了，但是他對自己所學的從來都不滿意，他也覺得不滿足。那不滿足的原因在哪裡呢？就是因為每個老師講的都不一樣，而且往往有很大的分歧，就是差異性實在是太大了，然後無所適從，不曉得這個老師對，還是那個老師對，所以他對於自己所學的是覺得不滿足。

那玄奘法師他最大的疑惑，不是佛法的真理，他不是對佛法有疑惑，他是對譯師們的義理有疑惑，就是說翻譯的人也許翻得不是這麼恰當，或者是沒有把佛的本意翻譯出來，所以他是對翻譯有意見，不是對佛法有意見。所以那怎麼辦呢？怎麼來解決他心中的困惑或者是疑，種種的疑點怎麼辦呢？

他就想到說佛法是從印度傳來的，除非你到印度去尋求佛法真正的本源，你才知道哪個譯師譯的是正確的，哪個不是很正確，然後他們的差別到底在哪裡。於是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到印度去求法，把真正的佛法帶入中國。

所以，到了貞觀三年，玄奘終於不顧一切的困難還有危險，踏上印度的旅程。這個困難跟危險要講的話，就講很長了，就是說當初其實皇帝是不讓他出國，不准他出國，他費盡了心機，盡了一切的努力，偷偷地就跑出去了。這就是說他不顧一切的困難跟危險，主要就是指國家不讓他離開，因為他太優秀了，不讓他離開，他只有偷偷地離開。

那在印度的這一路上，當然是經歷了千辛萬苦，因為古代交通不方便，不像現在你坐個飛機很快就到達目的地了。而且當時的交通也沒有那麼方便，沒有這麼方便，現在有很多的交通工具，以前都沒有，只有靠走路，所以一路上也是危險重重，隨時都可能喪命。但是玄奘法師他不顧一切，隻身走入大沙漠，一個人孤伶伶的走在荒漠當中，往上看，看不到一隻飛鳥，往下看，看不到一隻走獸，四邊四處到處看，看不到半個人，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。所以說他孤伶伶的一個人走過那個大沙漠。

那有一次玄奘走在冰天雪地的大雪山，當然非常的冷，然後正要經過一座幾十丈高的冰原。這個時候，他就小心翼翼地只敢往上看，不敢往下看，為什麼不敢往下看呢？因為沿路從山上滑下去的屍體，整條路上看到的都是從山上不小心滑到山底下的屍體。因為冰天雪地，那個屍體不容易腐爛，所以就一具一具的屍體在山下。因為天寒地凍，然後加上雪地非常的滑，所以你只要一個不小心，很容易就滑下去，所以沿路上都是屍體。所以他只敢往上看，不敢往下看，因為下面全部都是屍體，看到了就讓人家心驚膽跳。

就這樣一路上孤伶伶的，然後再加上危險重重的，千辛萬苦的，終於走完了五萬多里的路，在貞觀七年到達印度。貞觀三年離開中國，貞觀七年到達印度，所以中間經過了四年，九死一生。我們也知道他歷經了非常……，就是危險的那個狀況，幾乎喪命的次數實在是多到不勝枚舉，太多次了，可是因為他有重要的任務，所以他一定不可以就這樣子離開了。

我們知道他一路上只要碰到危難，他都唸《心經》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講《心經》，它是最好的守護者。然後沙漠裡面常常會看到幻境，或者是太熱，然後曬暈了，或是什麼，種種的幻境，又飢又渴，什麼樣的情況

都經歷過，但是在最危急的時候，玄奘法師都是唸《心經》，就可以度過重重的危難。

好，那到了印度之後，玄奘經歷了很多的國家。經歷了這麼多的國家，他一面學習佛法，一面學習當地的語言、文字，所以他會講很多印度不同國家、不同地方的語言跟文字，他都學習下來。也是因為這樣，方便跟印度人溝通，所以到處受人歡迎還有禮遇的原因，就是他不但佛法可以跟別人論議，而且語言、文字溝通沒有任何的困難，所以到處受到歡迎，還有禮遇。

那後來當玄奘法師到達中印度的摩揭陀國，他就進入了當時的最高學府，佛教的最高學府就是那蘭陀寺。那那蘭陀寺在王舍城外，這是講它的地點。規模相當大，那裡面的出家人到底有多少個呢？經常住上萬個僧人在學習佛法，就知道它真的是規模非常的龐大，住在裡面的出家人有上萬個，上萬個出家人在學習佛法。那玄奘在那邊待多久呢？他一住就是五年，在這五年當中他學習了哪些內容？除了學完所有的佛法課程以外，他還學習了當時印度最有名的四吠陀，還有各種哲學的思想，還有文字、醫藥，就是我們所謂的五明，他都圓滿的學習。

所以真正要利益眾生的話，你只是知道佛法，佛法屬於內明，五明裡面的內明，可是其他的你也是最好多多學習。因為它是方便接引眾生的，很多不同的內容。因為你要接引各種不同的眾生，你最好學習的多一點，這樣比較方便接引眾生。所以在佛法來說，它是要通達五明，除了佛法內明之外，你其他也都要圓滿的學習。

那當時在那蘭陀最有名的就是戒賢法師，當時他已經一百零六歲了，年紀很大了。那他特別看重玄奘法師，因為老師也看得出來這個學生很特別，也是特別的教導他，然後把他自己所學的全部都傳授給玄奘法師。那玄奘法師他在印度學完法之後，當時的印度分成五印度，有東印度、西印度、南印度、北印度還有中印度，所以就稱為五印度。不是有五個印度，就是印度把它分成五個不同的方位，所以就統稱為五印度。

所以當時玄奘法師學完了佛法以後，那五印度的國王都爭相恐後的來供養他。尤其是以摩揭陀國的戒日王，他的名字叫作尸羅逸多，對玄奘法師特別的禮敬，還為他舉辦辯論大會。所以在貞觀十五年的時候，他就特別為玄奘在曲女城開辯論大會，這時候來的有五印度十八個國王，還有大乘、小乘

的出家人、婆羅門，還有外道，一共有六千多人，來參加這個辯論大會。

那這個時候，玄奘法師他就立了一個「真唯識量」，掛在曲女城的城牆上面，而且說：如果有哪個人在我所立的因明量上，找出一點過失，我願意以頭來答謝他。那這個告示掛在曲女城的城牆上十八天，來來往往的僧眾，還有一般的世俗的學者，可以說是不計其數，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問難。所以戒日王就舉牌告示說：支那國法師立了大乘義，破諸異說，至十八日來，無敢論者，普以知之。

意思就是說：中國法師立了，支那就是當時中國的名稱，當時稱為支那國，就是中國，中國法師立了大乘義，破了一切的異說，就是說不同的那個學說，就是破了一切的異說，那十八天以來沒有一個人敢來論議，所以現在普告天下。所以經過了這一次的辯論大會，就是沒有人敢來問難。從此玄奘的聲譽震動了整個印度的佛教界還有學術界，無論僧俗，就是不管是在家還是出家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中國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法師。而且給予高度的仰慕之心，就是大家都對玄奘法師生起高度的仰慕之心，佩服得不得了。

玄奘遊歷了印度大小幾十個國家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能夠為大眾講釋論難。就是你有任何的疑惑，他都可以為你開示，任何的問難，他也可以破除。因此就博得印度朝野的敬重，小乘學者尊稱玄奘為「解脫天」，因為小乘以解脫為主，那最高就是解脫天了。那大乘學者尊稱玄奘為「大乘天」，從此以後聽不到玄奘的名字，只聽到解脫天、大乘天，這樣子來尊稱玄奘法師。

那玄奘在印度遊學的這段期間，也從來沒有忘記過當初來印度求法的目的，就是要將如來正法傳入中國，所以他想一想現在也該是回國的時候了，所以他就宣布他要回國的消息。但是這個消息傳開了之後，大家都紛紛的挽留，尤其是那蘭陀寺的大德們，都懇切的慰留，然後請求玄奘法師能夠在印度常住，弘揚佛法。

連他的老師，戒賢論師也問玄奘說：那你自己打算怎麼做呢？你是留在印度還是要回國呢？那玄奘法師就回答說：印度是佛陀出生的地方，我當然是很歡喜留在這裡，但是想到我當初來印度的目的，是為了尋求如來的大法，期望能夠以如來大法來利益眾生。那我到印度之後，承蒙老師給我的教導，使我能夠決斷所有的疑慮還有迷惘，他曾經所有的疑慮，全部都消除了，

所有的當初得不到答案的，現在都得到答案了，而且更深入的進入佛法，而且可以聽聞各宗各派非常深奧的宗旨，也都是契入到他的內心。

所以玄奘說他感到衷心的快慰還有慶幸，這一趟不虛此行。那玄奘最後說：我決定要回國，我現在學習了這麼多的佛法，也把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，都得到了非常圓滿的答案。所以我願意把我所聽聞的教理，回到中國之後，把它翻譯出來，讓那些有緣的大眾，能夠共同的見聞佛法，我玄奘就是用這個來報答師恩，報答您老師對我的恩德。所以最好報答師恩的就是趕快成就。

那玄奘當時就說：我要把這些經論帶回去，全部把它翻譯出來，這就是最好報答師父的恩德，所以我還是決定就回中國吧。那戒賢論師他聽了，也是非常的歡喜說：這個真的是很好的決定，能夠讓佛法在中國弘揚開來，把所有帶回去的經論，盡量的都把它翻譯出來，這實在是美事一樁。所以他就同意玄奘回到中國，那大家也就不好苦苦挽留了。

到了玄奘法師他正式要回中國的那一天，各國的國王，還有四眾佛弟子，都爭先前來相送玄奘的最後一程，就是前來送他，人群綿延了有十里之長，這麼多來相送的群眾。那戒日王也供養這一路上的所需，而且拜別了以後，跟他送別了以後還捨不得。所以在別後的第三天，國王又帶著，各各國王率領他們的輕騎，就是很快捷的那個叫作輕騎，數百個人再度的再送別，快馬加鞭又再來送一次這樣子。就是太捨不得了，因為這一次回去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了，就是很捨不得，但是就一再地再送再送。

並且還派遣了四位使者，帶著國書一路護衛玄奘，並且命令沿途各國要迎接，而且要護送玄奘，一路護送到中國的邊境。這個是他戒日王所下達的命令，他就寫了那個國書，讓四位使者帶著國書，這一路上就這樣子護送玄奘，一直到中國的邊境。沿途的各國不但要來迎接，迎接完還要繼續護送，這樣一路護送回中國。所以玄奘回國沿途經過了數十個國家，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到達于闐。于闐就是現在的新疆境內，當時叫作于闐。

在停留的這段期間，玄奘就一面應國王的邀請為僧眾說法，那一面上書給唐太宗，報告這一路西行求法的過程，還有呢現在人已經到達于闐的這個情況，向皇帝報告。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國的消息，不但沒有問罪，當初他偷偷地跑了，偷偷地跑出國，然後到達印度，不但沒有問罪，而且還給了玄奘

很大的安慰和鼓勵。玄奘一接到消息，非常的興奮，所以就兼程趕回中國，終於在貞觀十九年正月回到了長安。

一般到達長安來，哪個大人物要來長安，官方都會安排歡迎的儀式，可是還來不及安排歡迎的儀式，大家聽到玄奘大師要回來了，自動前往迎接的隊伍、群眾，隊伍就是群眾，前往迎接的群眾塞滿了整個沿途的道路。所以就是官方的那個準備的歡迎的儀式還來不及舉行，但是聽到消息自動前往迎接的群眾，爭先恐後的塞滿了整個沿途的道路。

所以自從貞觀三年出國，到貞觀十九年回國，前後長達十七年之久。那玄奘回國以後，就馬上開始翻譯經典，從貞觀十九年開始，一直到龍朔三年為止，這中間經過了十九年，翻譯經典也是非常的長，十九年。那所翻譯的經論，一共有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雖然是以法相唯識為主，但是大乘的般若經，小乘的毘曇論，也翻譯得非常的多。那譬如《般若經》的六百卷，《毘婆沙論》的二百卷，這些都是屬於大部的譯述。所以在譯經史上，可以說是開辦了新紀元。

那玄奘規定自己每天要有一定的進度，每天規定自己一定要翻譯多少、翻譯多少，就是有一定的進度。那如果白天他很忙的話呢，晚上也要把它補起來，每天的進度一定不能夠往後延，再忙碌也要把它補起來，不睡覺也要補起來，生病的時候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不可以，也是照樣的翻譯，絕不休息。那你說忙著翻譯，自己的修行怎麼辦呢？照樣不懈怠，所以雖然翻譯的工作很辛苦，但是對於行持的功夫，也從來沒有懈廢過，所以可以說是一位解行並重、實修實證的高僧。

一直到了玄奘六十五歲那一年，有一天他突然向譯經的僧眾還有門人說：我就要和你們告別了，對於所有的經論，如果還有什麼疑問，你就趕快問吧！這時候如果有他的門人要出遠門的話，那他就會跟他說：我們這一別就不會再見面了。所以就在麟德元年二月五號那一天，玄奘法師安然示寂。那這個消息震動了整個國家，還有整個佛教界。唐高宗聽到這個消息也是哽咽，哽咽的說：朕失去國寶了！於是罷朝五日，五天不上朝，表示哀痛。

那示寂後，在四月十四號這一天，葬在白鹿原這個地方。那從京城到各州各縣來送葬的人有百萬多人，當晚留在墓地的有三萬多人，大家都感到相當的惋惜和不捨，一代高僧就這樣子離開了人世，留下來的就是辛苦翻譯的

經論。那我們現在學習唯識還有《般若心經》，除了感念玄奘法師的恩德外，我們還要以玄奘做為我們修行的榜樣，要跟玄奘法師一樣精勤的學習還有修證。這個就是有關很簡單的介紹玄奘法師的生平。

那接下來是本經的經題，本經的經題是：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，這八個字。那經題分通題跟別題。通題是指最後「經」這個字，通題的意思就是共通的經題，不管什麼經都一定叫什麼經，《般若經》、《金剛經》，所以這個「經」是通題。還有就是別題，指前面「般若波羅蜜多心」，這七個字是別題。那別題當中又分通題跟別題，再細分，別題就是個別的經題，通題是共通的經題。

所以在別題就是「般若波羅蜜多心」這七個字。如果我們再分成通題跟別題的話，那我們可以有兩個說法：一個「波羅蜜多」是通題，因為在經典中叫作「波羅蜜多」的有很多，叫作「波羅蜜多經」的有很多，所以這個時候「波羅蜜多」就是通題，「般若」就是別題。那另外別題，就是在經典中同樣叫作「般若經」的也很多，所以這個時候「般若」是通題，「波羅蜜多」就是別題，這樣子來分。所以這樣看來，在本經當中真正可以稱為別題的只有「心經」的「心」這個字，因為「般若波羅蜜多」可以是通題也可以是別題，真正是別題的就是「心」這個字，對不對？

那關於通題的「經」這個字，梵語叫作「修多羅」，我們中國翻成「契經」。就是契理、契機的意思，什麼是契理呢？就是契合諸法的真理，叫作契理；契機就是契合眾生的機宜，叫作契機。所以凡是上契諸佛的真理，下契眾生的機宜，就叫作契經。上契諸佛的真理，什麼是諸佛的真理？就是諸法的實相，諸法的實相是什麼？空相，諸法的實相就是空相，一切法的真實面貌就是空。所以你講的一切理論，只要能夠跟空性契合的，能夠契入空性的，有談到空性的道理的，這個我們才能夠叫作契理，契合諸佛的真理。

所以你講到，譬如說你如果講三世因果、六道輪迴，你講的時候覺得它是真實存在的，這個不能夠叫契理，這樣明白嗎？你雖然講現象界，三世因果、六道輪迴，但是你的心裡面知道它的自性本空，輪迴本空，業的自性也是空的，這個時候就叫作契理。一定要契合諸法的實相，諸佛的真理就是諸法空相，諸法實相，諸法真實的面貌就是空相，所以你一定要跟空性的智慧結合的，我們才能夠叫作契理。

不管你講任何的內容，雖然講現象界，一切的現象界，什麼身心世界、什麼六道輪迴、什麼十法界，如果你覺得或者是你說了讓眾生聽了以為，這一切是真實存在的，那就不能夠說是有契理。所以一定要讓眾生同時明白，他所說的這所有的一切法的自性都是空的，一定要跟空性契合，合乎空性的道理，這個時候才叫作契理，不然跟外道沒有什麼差別。

因為一切其他的宗教跟佛法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只有佛法講到空性的智慧，其他的都沒有。其他都是真實存在的，上帝是真實存在、耶穌真實存在、瑪麗亞真實存在、天堂真實存在、地獄真實存在，都是真實存在的，所以沒有契理，阿拉真實存在的，所以沒有契理，這樣明白嗎？所以一定要契合空性的道理，這個時候你所說的經論才能夠說是契理。

那契機更重要，那個明明小乘根性，你跟他說要發菩提心，他就發不起來。喜歡大乘的，你跟他說小乘自己解脫都很困難，你發什麼菩提心，眾生很難度的，沒有契機，對不對？所以下契眾生的機宜，就是那個時間點也很重要，還有根性也很重要。你不但要契合他的根性，而且要講的還是很恰當的時候，講的是時候，他才聽得很相應。他不是那個根性，有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或者是利根、鈍根，不管你怎麼分，他是怎麼樣的根性，你就要講到他能夠聽得懂的那個程度，那個叫作契合根性。

機宜的那個「機」，根基，要契合眾生的根基；而且「宜」，就是合宜，適合的時間，講對時間了。他剛好在人生的谷底，然後你這個時候，一講就講到他的心坎裡面去。他很順利的時候，你不要跟他講什麼業、什麼業，他聽不進去，因為他飛黃騰達，然後得意得不得了，你這個時候說什麼什麼造業的，他就比較聽不進去。可是當他受挫敗、人生跌到谷底、還是什麼，你這時候講可能就比较聽得進去。或者他問你說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就可以順水推舟的說、輕描淡寫的說兩句業果的道理給他聽，對不對？這個時候就是時候對了，他就聽的進去。

所以從上契諸佛的真理，就是說你說法的人，你一定要明白這個空性的道理，所以你不管說什麼，你自己不會執著。要不然你跟人家說你要斷惡修善，然後自己對因果的道理執著得不得了，執著不得了的意思，就是說你見不得人家造惡業，你知道嗎？因為對你來說那個是真實存在的，你這個惡業不得了，你會下地獄、然後你會短命、你會多病、然後你會怎樣，你自己都

這麼執著。因為沒有證悟空性，所以你不管講什麼道理，自己都非常的執著，然後見不得人家做不到，你在旁邊很著急，很著急就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、業果相，通通都有了。

然後還要講對話，講對時間、對象要對。所以這個就是能夠契合諸法的真理，還要再契合眾生的機宜，這個時候才能夠叫作契經。所以這個「經」的意思，就是說你一定要契理、契機，不然不能夠叫「經」的。所以佛法為什麼能夠讓一切眾生都能夠成就？就是因為它契理、契機，要不然沒辦法，沒有空性的智慧沒有辦法，究竟成就，就是空性的智慧。先了悟、然後實證，然後再來利益眾生，有智慧然後有慈悲，悲智雙運才能夠利益一切眾生。所以這個真正的經題就是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，這八個字，是本經的經題。

接下來，時間到了，明天再繼續解釋這個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這八個字，到底是什麼含意。我們今天只是先提一個經題的開始，明天才正式的來解釋經題的內容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。

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